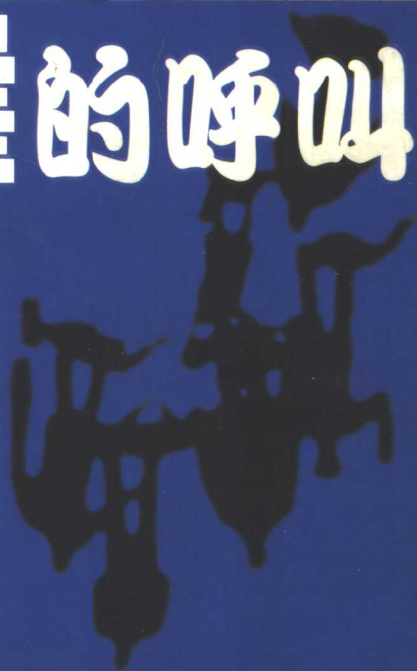


B

世界探案经典 / 日本卷



來自悬崖的呼叫



[日] 横沟正史 等著

珠海出版社

來自懸崖的呼叫

[日] 橫溝正史 等著

世界探案經典·日本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探案经典. 日本卷/[日]横沟正史、佐野洋等著;

张红、赵博源等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4

ISBN7-80607-661-1/I·263 ¥25.60 元

I. 世… II. ①横…②佐…③张… III. 短篇小说;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189 号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来自悬崖的呼叫

著 者:[日]横沟正史等

译 者:赵博源等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李华强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路桥大厦 501 号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7.2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80607-661-1/I·263

定 价:25.60 元(本册 12.80 元)

目 录

裸女塑像	江戸川乱步 (1)
半耳男人	横沟正史 (102)
三根头发	横沟正史 (114)
神秘的五角银币	横沟正史 (133)
来自悬崖的呼叫	夏树静子 (148)
海军某重大事件	小林久三 (176)
肮脏的勾当	结城昌治 (203)
容貌复原术	草野唯雄 (228)
几笔勾销	土屋隆夫 (254)

裸女塑像

江戸川乱步

道口事故

在环绕东京市的国营铁路上，至今仍有几处依旧带点儿乡间味的道口。这些地方设有道口值班室，每当电车要通过时，不同颜色相间的栏杆就会落下，道口看守员便开始挥动信号旗。丰岛区I站大道口也是这种古董式道口之一。

那里是从市中心到人口众多的丰岛区外围之间惟一的交通线，因此，不分昼夜，轿车、卡车、汽车、摩托车的通行极其频繁，步行过往者就更不必说了。一旦再遇上等候长龙般的货运列车时，连续不断驶来的车辆拥挤得几乎将道口的栏杆都要挤断，仿佛是在上演一出战争闹剧，每月肯定至少要发生一到两次可怕的交通事故。

暮春的某个黄昏。这天天气阴沉而略带暖意。下午五点二十分，开往东北方面去的货运列车，震动着道口附近的住家，缓慢驶过。像往常一样，大道口的栏杆前，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宛如鱼市上的鱼贩子团团簇簇，焦急地等候栏杆升起。无论是人还是车，为了赶在别人之前通过道口，都在拼命地争抢着一寸一尺的有利地位，道口两边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长长的列车尾部终于和从那车窗向外张望的列车员面孔一

起，像是嘲笑拥挤的人群似地慢吞吞地驶去。道口看守员的哨声响了，栏杆向空中升起。顷刻之间，汽车喇叭以各种各样的怪声相互威吓般地齐吼，形形色色的车辆恰似决了堤的洪水一辆接一辆地蜂拥到轨道上。

栏杆在线路的两侧，所以车的洪流也就受其两侧夹击，车与车只好紧贴着交错通过狭窄的道口。车水马龙在数条铁轨上宛如浪头相互撞击，完全是一片混乱状态。

道口看守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维持一下秩序，但无力阻止这排山倒海之势。卡车司机怒叱骑自行车的小孩。骑自行车的也不相让，把步行的妇女狠狠申斥一顿后，迫使其退到铺石道路以外的地方。孩子的哭叫，老人和姑娘惊慌失色，有的甚至想放弃横过道口的念头。

在那混乱的汽车行列中，夹杂着一辆奇怪的敞篷汽车。因为大都是轿车，所以仅是敞篷车这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而且在那车的后排座位上还载着一个奇异的特别显眼的物体。

那是一个有五尺多长的物体，上面覆盖大包袱皮似的白布，从白布的凹凸来看，里面仿佛是一尊形似人体的东西。这东西似乎僵硬着，直挺挺地靠在坐位的软靠背和后部车篷上，头部倾斜地伸出在外面。混乱中，虽无人注意，但倘若有位神经质的观察者突然看见了这东西的话，或许会为那形态与人的裸体一模一样而大吃一惊吧。

白布里大概裹着个赤身露体的人吧？是一具僵尸也未可知。司机那家伙，大白天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可能心里正在盘算着怎样将那东西运到一个秘密的场所吧？也许有人已经被这白日噩梦魔住了。

然而，那白布里裹着的物体究竟是什么呢？不久，由于一个不幸的偶然机会，被抛露在众人眼前。

汽车喇叭声叫得令人心焦，道口看守员的大声怒吼也让人感

到不安。乱纷纷中突然传来一种可怕的声响。是物体猛烈相撞的响声。

怎么回事！人们对这突如其来的怪声还没摸着头脑，于是摆出了一副自我防卫的架势——呆立不动。原来是一辆大型卡车正在轰隆隆地通过道口，有五六个小货箱从上面争先恐后地滚落到地上。

卡车驶过以后，那辆敞篷汽车由于路面上的箱子而开出了石板路外，车身倾斜着停了下来。挡泥板扭曲得不成样子，司机好像是从车上甩下来似的，此时正一边拂掸着身上的泥土，一边爬起身来。哎呀！更甚的是，那个横放在后排车座上不可思议的物体无影无踪了。哪儿去了呢？在场的人环顾了一下，原来被白布裹着的那个庞然大物受到刚才的冲撞，顺劲被甩到了附近电车的铁轨上。被甩出来的时候，白布遮盖物也脱落下来，里面的东西完全暴露无遗。果如所料，里面那东西是人。但不是活人，是用石膏做的裸体女人立像。这一定是从雕刻家的工作室运往展览会的途中。这立像好像是林立於美术展览会会场中那类雕像中的一种。不过此时它把赤裸的身子横卧在这拥挤不堪的地方，而且是在电车铁轨之上，这情景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异样感觉。是一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那样的心情，是大白天看见了一丝不挂的那样的羞涩与惊愕。

年轻而美貌的女人雕像并没遭到严重毁坏，只是头枕冰凉的铁轨，像是自暴自弃似地仰面朝天躺卧在地上。她的整个雪白的赤身裸体上尽管出现了大大的裂纹，但头、手、足样样俱全。除了像头发、手脚指头这些突出部位稍有缺损外，是一个五体齐全的年轻女子。

“多不好意思啊！哎呀，真可怜！”

也许人群中的年轻姑娘会把脸掉转过去。

敞篷汽车司机因摔撞的疼痛，皱着眉头木然呆立许久。然

而，当他猛然注意到对面铁轨上的裸体女人时，便惊慌失措地欲朝那边跑去。

与此同时，恼怒的道口看守员手持信号旗，面红耳赤地一边叫嚷着什么，一边从另一个方向朝裸体女人像掉落的地方跑来。

哨声急切地响起来了。远处开来的电车汽笛发出吼叫。“危险，危险！”的叫声从人群中响起。于是，密集的人群“哗”地开始后退。道口看守员一只脚跨在轨道上，叉开两腿站着，拼命地挥舞着红色信号旗。就在这时，国营铁路的电车已势不可挡地从裸体女人石膏像横卧的铁轨上飞驰而来。

一种可怕的地面震动和飞驰的速度掀起的狂风，使人感到心脏像疾槌儿打鼓似地怦怦直跳。五节车厢的电车采取了紧急刹车，制动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听起来如同庞大动物的呻吟，表示出电车本身是不想伤害裸体女人的极其难忍的苦闷。

乘客兴许在车厢内一个压一个地倒下去了吧。电车采取了似乎是无视惯性的非常强制的刹车方法。然而技术娴熟的司机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终于无济于事。裸体女人石膏像让电车前轮撞上后，一直被推出有两米多远。

裸体女人虽然没有被拦腰轧断，但被车轮碾轧了的腰部上的石膏却似飞沫四溅。电车停稳的时候，石膏像已被推到了铁轨外，露出凄惨的伤口，脸朝下趴在地上。

人们隔远目睹此状，受到了仿佛活人被轧死一般的精神打击。这是因为雕像制作得是那么栩栩如生，裸体女人的姿态使人感到是那么楚楚动人。好像从腰部裂开的伤口处没有涌出鲜血反倒令人不可思议了。

电车司机从车上下来，对着道口看守员大声叱责。男女乘客的脑袋纷纷从五节车厢的窗户里探了出来。一些性急的年轻人甚至还从电车上跳了下来。

群众的视线一齐集中在受了伤的石膏像上，似乎是那曲线美

与凄惨伤口的对照吸引了他们。

“喂，你看，你们来看哪！奇怪吧。从那石膏的裂纹里像是渗出了什么？”

站在人群最前列一位年轻的公司职员模样的男子跟身旁的大学生搭话。

“是啊，是红色的东西呀！石膏像里难道会流出血……”

这位大学生也在凝视那边，以认真的口吻应答。

“你看也是红的吗？”

这样的对话在人群各处蔓延开来。雕像中不可能注有那么鲜红的液体。但从眼前裸体女人雕像的伤口里的确渗出了红色的液体。

“哇！”人群里传来一声惊惧的喊叫。

电车司机和道口看守员蜷身蹲在石膏像边上，面色苍白地察看那道裂缝。

“莫非是将死人封在了里面吧？”

司机嘀咕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嗯，也许是，就连这手中，可能也隐藏着真人的手。”

道口看守员说着便用手里拿着的信号旗柄使劲敲打石膏像的一只手腕。

如果真是那样，其主意也太别出心裁了。以真人为模型制作石膏像，这简直不像是精神正常的人干的。但从制作得如此精巧来看，一定是出自专业雕刻家之手，难道那雕刻家是疯子？

“运来这玩艺儿的汽车是抛了锚停在那儿的那辆吗？司机哪儿去了？”

“是啊，得找到那家伙。”

道口看守员面向人群，大声请求协助寻找奇怪的汽车司机。

然而，司机不知何时趁着混乱溜之大吉了。他是知道这尊雕像中封有人的尸体呢？还是被石膏像出血事件吓得灵魂出窍，害

怕后患而逃之夭夭了呢？群众的帮助也白费了，汽车司机的影子始终没有再出现。

即便是这种场合，其它电车仍将正常地由后面行驶过来，所以司机不能一块儿继续纠缠到这件事中，只好将石膏像放在那里暂且不管。电车已经开动，但乘客的脑袋仍然不肯离开窗口，那些伸出窗外的头宛如累累果实。

道口看守员也有任务。他急忙把群众赶到线路以外，然后请求闻讯跑来的 I 站的站务员把这事通知给警察。

不一会儿，以 I 站站长为首的许多工作人员跑来了。接到电话通知后，I 警察署的数名警官赶到了。事态逐渐扩大起来。

“这是一起重大犯罪事件。简直就像侦探小说里的故事，裸体美人像中竟封贮着一具年轻美丽的女人尸体。”

围观者被警官驱赶到远处的栅栏外，他们相互之间在大发议论。

“可不是吗！这家伙真够狡猾的了。这样伪装成一般的石膏像，也许打算在展览会上展出呢！”

简直是发疯，不过，就算是疯子，也是个相当聪明的家伙啊！

无论怎样驱赶，围观者有增无减。转眼之间，汽车及自行车又宛如洪水蜂拥而至，道口两边给挤得水泄不通。汽车喇叭声、吵嚷声，小孩的哭叫声此起彼伏。对此，瞧热闹的人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接一个地凑了过来。

奇怪的雕刻家

封有尸体的石膏像暂且被送到 I 警察署的一间屋内，在检察官的监督下，由法医验尸。石膏像原封不动地拍照之后，又被剥掉了全部石膏，尸体露了出来。正如想象的一样，那是一具二十

二三岁的美丽女子的尸体。

不过，美丽只是对身体而言，并不涉及面容。因为，尸体面部的原貌几乎无法看清。

这无疑是一起严重的杀人事件。群众中那些似乎无所不知的对话完全猜对了。杀人固然是杀人，但这是一起穷凶极恶的严重杀人事件。不用说 I 署，就是在警视厅的全部管辖范围内也属史无前例。

尸体面容难辨，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特征，所以，调查被害人的身分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再者，那个奇怪的汽车司机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下落全然不明。幸而那奇异的汽车上端端正正地挂着牌照，并且留在现场。因此，可能采取这样直截了当的方法，首先调查那辆汽车的车主。如果不是自用汽车，再找出委托车行搬运石膏像的那个人，委托搬运的人肯定就是犯人。

调查结果，很快弄清了汽车的车主。车主是 I 署管辖内的一个叫柴田专营包租汽车的公司。

于是，一名刑警来到那家公司。经打听，那个司机好像因过于怕受牵连而销声匿迹，至今尚未回归，但委托搬运者却轻而易举找到了。此人是个雕刻家，居住在 I 署官辖内的一条冷清的 S 街上，名叫锦贯创人。

据柴田公司老板介绍，叫创人的雕刻家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长发的细高个儿，他孑身一人住在自己建造的雕刻室里，是个言行古怪的单身汉。据说好像没有什么朋友，来访者也很少，而且也没听说他从属哪个美术团体，实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创人的雕刻室所在的 S 街离发生事件的大道口并不怎么远。所以，这个锦贯创人若是犯人的话，肯定早已闻风逃遁，但不管怎样，到附近去打听一下吧。于是，那位刑警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 S 街走去。

雕刻室建在新开住宅区中的一个凄凉的地方。四周围着树篱，院门不过是形式上的，门扇大敞着。从那儿一进去，马上就是荒废了的木结构雕刻室的门。脱了漆的门紧紧地关着，不管怎样旋转把手也打不开，只是“喀哒喀哒”地响，原来门上了锁。

刑警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他只好转到房屋的侧面，从玻璃窗窺看到雕刻室内。屋角上摆着三四尊连布也没盖的等身男女立像，旁边放着个年久的铠甲柜，在另一面的墙边竖着一副发黑且显得很脏的铠甲，地上扔着一个用石膏塑造的人头，胳膊和腿抛在一边，一些好像粘土块一样的东西，堆放在一个台子上。

到底是雕刻室啊！在另一个墙角附近，放着一只装有水的铁桶，煤气灶上，坐着一把搪瓷壶，室内还有一张肮脏的桌子，上面扔着素描簿、罐头及茶杯。整个屋子杂乱无章，仿佛是闹鬼的宅子。

一间像是寝室的小屋与宽敞的工作室相连。这间屋子的门也大敞大开，完全看得见像是总也不叠的被褥。由此可见，主人创人现在肯定不在屋内。因为在这一眼就能看遍的雕刻室里，即便想隐藏起来，也找不到藏身之处。

刑警把屋内的情况粗略地看了一遍之后，走出了院门。刚出门就遇上一个恰巧路过的邻家女佣人，刑警上前问她知不知道雕刻室主人的去向，女佣人皱着眉头答道：

“那种怪人，天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仅从这一句话就可以大致猜测到绵贯创人在附近是没有人缘的。

此外，刑警还到附近的两三家去打听了一下，但仅仅弄清了创人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怪人而已。至于何时去往何处，则毫无线索。

刚好赶到I署的警视厅搜查股长以及I署的司法主任和数名刑警，接到该刑警的报告后，立即赶赴雕刻室，粗略地对屋内进

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形迹，可以推定创人的确是望风而逃了。

大家商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应立刻向警察各署通报嫌疑犯의 长相、衣着，并划出搜缉范围，同时找出与嫌疑犯多少有些交往的雕刻家同行，查明创人临时栖身之处。于是，刑警们各自分头进行了部署。

不过，刑警中有一人对上司的决定心怀不满，此人就是最初去调查雕刻室的那个刑警，名叫园田，是个三十刚出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

由于他还是个新手，所以对上司只能毕恭毕敬，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主张，但在内心里他却是这样想的：

“简直是不该有的疏忽，为什么不在那个雕刻室里设埋伏呢？嫌疑犯是扔下了所有东西逃走的。所以，他或许会趁着黑夜重返雕刻室。不，他肯定会回来。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窝藏那种怪人，返回旧窝必定无疑。

“好吧，老子给他设个埋伏。没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个拙劣的美术家，一个人足以对付得了。幸而今晚不当班，给他来个义务埋伏，要是干得好，还可晋升呢！与同僚分享功绩不值得。”

血气方刚的野心家园田这样自问自答后，离开了警察署。他先回了一趟家，在家里吃了晚饭，而且换上了一身轻便的服装，然后朝 S 街那所奇怪的雕刻室走去。

临近晚上 8 点，大白天都很凄凉的那一带简直就像深夜一样，万籁俱寂。天空阴沉沉的，看不到一颗星辰，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夜晚。

白天曾听说绵贯创人最近手头非常拮据，连电费也不支付，所以被停止了供电，夜里只好借蜡烛光消磨时间。果然雕刻室门内门外一片漆黑。

园田刑警在黑暗中摸索着，轻轻打开白天已经观察好了的雕

刻室侧面的窗户，从那儿悄悄地溜进了屋内。然后用准备好的手电筒把雕刻室屋内照了一遍，毫无变化，看不出创人回来过的迹象。

“好吧，今晚就在这固守城池吧！这个铠甲柜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隐蔽处。对，就潜伏在铠甲柜中，这主意太棒了！那家伙回来，点上蜡烛，也绝不会注意到铠甲柜的吧！”

园田刑警得意地在心里喃喃自语。

他打开铠甲柜盖，证实里面没放任何东西之后，便纵身一跃跳了进去。园田刑警长得本来就小，而铠甲柜又很大，所以，尽管他觉得弯着腿有点不舒服，但仍然可以把头顶上的盖子关得严严实实。

“呵呵，没想到里面还挺舒适，困了的时候还可以打个盹儿，趁天刚黑吃块奶糖吧……”

园田赶紧一面大口嚼着带来的奶糖，一面将铠甲柜盖掀开一条缝儿，注视着黑暗中。

他越来越感到狭窄难受，不时地打开手电筒，看一看手表，时间好像迟迟不前。园田不禁疑惑：难道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与寂静中，连钟表的速度也会减慢吗？

从8点到9点的一个小时仿佛有一整天那么长，从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感觉就更长了。园田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了：这样下去能坚持到天亮吗？

然而，在刚过10点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狗的狂叫声，不久从雕刻室外传来人的脚步声，好像是进了院门朝雕刻室走来了。

园田听到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不由得侧耳静听。这时脚步声好像正好在雕刻室门口的附近止住。不一会儿，“喀哧喀哧”传来像是钥匙开门的声音。

“啊！果然不出所料，是创人回来了。如果不是创人，那么

谁又会有钥匙呢？不过时间才刚刚 10 点呀，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好，准备战斗。”

园田攥紧拳头，从铠甲柜盖的缝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门口方向。

关不严实的前门发出了“咯吱”的响声，继而是咯噔咯噔的脚踩地板的声音。从在黑暗中那毫不犹豫行走的样子来看，的确是雕刻室的主人。

脚步声好像在屋子对面的墙角附近停下了，一时鸦雀无声，这家伙在干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喀哒喀哒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不久，又“哧”地响起划火柴的声音，即刻照射出一道红光，噢，原来这家伙点着了蜡烛。

在柜子的正对面可以看到一个手持烛台徐徐朝房间正中走来的身影。长长的头发拖到脖梗，西服又宽又大，裤子上看不见一点折线，怪异的身材又高又瘦，这一切都说明此人一定是听说过的那个绵贯创人。

哎呀！这家伙的长相多可怕呀，也许是蜡烛光暗的缘故，但颧骨突出、骨瘦如柴的脸简直就跟骸骨一样，在那畸形瘦长的脸上，只有两只大眼睛异常地鼓出来，像热病患者炯炯发光。疯子，是疯子的眼睛。

“别急！这家伙回来究竟要干什么？决不会打算从容地在雕刻室里睡觉吧，好吧，慢慢地看这家伙干什么，到那时再逮捕他也不晚。

园田一面自问自答，一面目不转睛监视着这个古怪的人。怪人手持蜡烛走到屋子中间，站在那儿疑虑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用奇异的嘶哑声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

“哎？奇怪呀，好像有人进来了，哼！”

古怪的人边说目光锐利地朝铠甲柜看去，园田吓得缩起了脖子。

“这家伙也许发觉了老子藏在屋里才这样故弄玄虚吧？但他怎么会知道我藏在铠甲柜里呢？没关系，一旦有情况不过是一对一，竭尽全力是不会负于他的，再观察一会儿吧！”

园田这样心中思忖。就在这时，古怪的人又朝屋子的墙角走去，他打开那里的桌子抽屉，将什么东西弄得喀哒喀哒直响，不一会儿，慢慢地朝铠甲柜这边走来。

“妙极了，绝妙的灵感。哈哈哈哈，好，开始工作。开始绝妙的工作啦！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古怪的人叫嚷了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好像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他每次笑的时候都把披头散发、骸骨般的脸朝向天花板，于是在发红的蜡烛光照射下，脸上露出两排发黄的长牙，异常乌黑的舌头在那里啾啾不休地动着，其狰狞面孔使人不敢相信他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这家伙说要干什么工作，难道犯下了那样大的罪恶之后，还胆敢在这半夜里开始什么雕刻工作吗？只见他手里拎着个大榔头，刚才似乎还把一个什么东西放进了口袋，也许是一把凿子吧？莫非他现在就要开始木刻吗？

园田对于怪家伙出人意外、希奇古怪的行为毫无深思的余地。他只是尽量地把铠甲柜盖的缝隙开得小些，继续目不转睛地窥视着动静。

古怪的人右手拎着榔头，左手拿着蜡烛，怪模怪样，慢慢地向这边靠近，在离铠甲柜有五六步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以神速的动作扑向铠甲柜，并坐在了上面。

“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喂，里面的家伙，能听见老子的声音吧？哈哈哈哈，你以为老子看不见铠甲柜的缝隙吗？你以为老子是那种笨蛋吗？老子的眼睛是猫眼，不，是豹眼，不管在多么黑的地方都能像在大白天一样看清所有的东西。”

“你听见老子说要工作是吧？你以为到底是什么工作呢？哈

哈哈，简单地说是使用钉子和锤子的工作，说明白一点就是活捉你的工作。喏，就是这样干，听见了吧？这是敲钉子的声音。”

奇怪的人一面咬牙切齿地喋喋不休，一面开始在铠甲柜上钉起了长钉。

园田听到了这声音，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真意。唉呀！太麻痹了，从一开始听见这家伙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时，就应该有所警觉。可这家伙也太可怕了，谁会料到一個嘴里胡说八道，像疯子似的人竟会在黑暗中发现园田的隐匿处并猛然间不容发觉地坐到了盖子上。年轻的园田简直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然而，即便不是对手，园田仍使尽全身力气，想从下面把铠甲柜盖推开。可悲的是，蜷曲的姿势难以充分发挥力量，那个瘦干的身体此时仿佛千钧之重压在上面，不管你怎么推，结实的盖子纹丝不动。钉子一颗、两颗、三颗地被钉在了盖子上，转眼的工夫盖子被钉住了。

园田知道靠拼劲已无济于事，于是，竭尽全力地开始大喊大叫。他一面尽最大的活动余地用手脚吧哒吧哒地踢打铠甲柜，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嚷。

但由于结实的铠甲柜关得很严，所以即使传出声音，也绝不会传得很远。唉！要知道会这样，带个同事来就好了。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园田由于乱喊乱蹬以及心情焦躁，嗓子渴得几乎要冒烟了，心脏跳动地非常快，更有甚者，他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来。这是因为缺乏氧气，这个铠甲柜一定是昔日工匠不惜花费工夫做成的，所以一旦关闭，连通气的缝隙都没有了。

园田刑警预感到氧气即将绝尽，禁不住恐惧万分，他像鲤鱼一样把嘴一张一合，嘴越张越大，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仿佛已经到了即将窒息的边缘。